

隅菰集

汉语言文字论文选

吴伯方 著



隅菴集

汉语言文字论文选

吴伯方 著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隅 萃 集 —— 汉语言文字论文选

著 者：吴伯方

出版发行：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国际书号：ISBN 962887318 - 0

规 格：889 × 1190 32 开

印 张：9 印张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8 元

目 录

序 言	(3)
-----------	-----

上 篇

1. 关于汉语动量词的起源	(6)
2. 上古汉语“其”字能否充当句子主语？ ——兼谈作为宾语和兼语的问题	(15)
3. 古汉语“是”字的一种所谓副词的用法	(33)
4. 试论动词后“到”字的词性和语法功能	(39)
5. 析比况结构	(56)
6. “从……到……”是介词结构？	(65)
7. 关于四字格成语的结构特点： 节奏、平仄、对仗、押韵？ ——兼谈现在新成语	(70)
8. 简论汉字的性质和发展	(83)
9. “康”字的本义及其发展 ——兼谈“小康”词义的变迁	(101)

下 篇

1. 谈谈古汉语的学习	(107)
2.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常用词	(113)
3. 常见的通假字例	(120)
4. 汉语中的联绵词	(129)
5. 介词“于”和“乎”的用法同异	(133)
6. 古代汉语“而”字的关联作用	(138)
7. 古代汉语复句	(142)
8. 上古韵部分析	(170)
9. 中学文言课文的读音问题	(177)

10. 古代汉语普通工具书概说	(183)
11. 努力学好现代汉语	(194)
12. 结构助词“所”字用法	(197)
13. 谈谈成语的特点	(206)
14. 必要把汉字写好写美	(210)
15. 永字八法和笔画	(231)
16. 关于律诗拗句的问题	(235)
17. 汉语答疑	(239)
附录：谈学校素质教育	(253)

序 言

吴老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早在海南解放前，就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当时就任琼山县育才小学校长。学校办的是义学，招收的都是穷家子弟，每个学生每学期只交一升或二升米学费，家境太贫穷的可以免交。他安心过着“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的清苦生活，别无过多要求。解放后，五十年代初，他由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华南师院工作。当时，担任《语言学概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该课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或教材，须边教学、边编写教材。该教材是华南师院中文系最早的第一本《语言学概论》，他是主要撰稿人。

1957年中文系组建综合各学科的函授教研室(后改为成人教育教研室)，他是该室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校外成人教育工作，任该室汉语系列《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专业基础课。参与编写本科使用的系统完整的第一部《现代汉语》课本(1959年印刷)和《古代汉语》(通论)教材(1962年印刷)，自编或主编汉语各学科学习指导书。1978年他受广东省教育厅委托，编写全省初中语文教师自学的《现代汉语》读本(1978年印发)，1980年参与编写全国高校成人本科《古代汉语》教科书。

校外教学是一项既费时又劳累的工作，他经常起早摸黑，赶车赶船，过县过市，不论是平时或假日、酷暑或严寒，风里来雨里去，省内省外(广西、海南)各地以及香港地区定时定点巡回送教上门。他每学年大半时间在外奔走，在校时间少了，在家时间少了，顾及妻孥少了。教研室还办有一个刊物《语文辅导》，从组稿、改稿到编排、校对，甚至计算、分发稿酬，事事都得经手。同时，还担负着培养年青教师和硕士研究生的任务。他一身兼多职，应接不暇。在高校里，一人一般只上一门专业课，他却兼任好几门；一人一般只挑一份工作，他却担负好几份。他肩挑

的担子又重又杂，但从从不叫苦喊累，任劳任怨，一心为公，不为名不为利。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干的是‘打杂工’，跑腿的，既然是打杂工，自然就得干多些。”

吴老在如此繁忙的教学工作以及繁杂的行政事务的情况下，自然不可能抽出许多时间去搞学术研究。但他从不肯放弃，坚持利用点滴时间钻研学术，撰写学科专著、学术论文和知识性辅导文章。如果他没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为学科的发展繁荣而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精神，那是不可能有所收获的。汉语值得探讨的课题广泛：纵方面有古代、近代、现代各历史阶段的，横方面有声韵、语法、词汇、文字、训诂等各组成部分的。有的课题尚未被发现，有的课题提出后经过讨论还未结论，有的课题虽有定论，但因史料不足或者缺乏深入探讨，需重新论证。这个集子分上下两篇，内容涉及到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各组成部分的有关课题。上篇探讨汉语动量词的起源，作者翻阅了太量的上古典籍，否定了以往所谓的不见于上古时代的看法，用确凿的真实的史料论证了动量词早在上古时代已出现。这一发现把动量词的产生推早了好几百年。关于“其”字能否充当主语的问题，也有根有据地作出肯定的结论，把语言大师一贯坚持的否定论点也翻了过来。阅后令人耳目一新，感悟良深。中山大学赵仲邑教授在评价其《上古汉语“其”字能否充当句子主语？》一文时指出：

“其中旁征博引，在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复杂的问题，至此已迎刃而解。”论述古代汉语“是”字、现代汉语“到”字等文章都有新的见解。这些文章条分缕析，论点明确，论据充足，颇有说服力。里面《关于四字格成语的结构特点》一文，是一篇论辩性文章，提及学术上的科学性、真实性、严肃性的问题，很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多年来，此类文章难得一读。关于汉字的性质、结构和发展，作者作了颇为详尽的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当时与众不同的独到的见解。从五十年代后，人们对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呼声很高，即非走拼音化的道路不可。作者在文中明确指出，汉字并不比拼音文字低等，它还

不能废除。他疾呼：“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将继续存在着，为记录汉语服务，为中华民族作贡献。”作者在四十多年前实事求是的论断，看看今天的历史现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书中的下篇是作者对教科书的补充，写给学员自学的辅导材料，里面有关于古今汉语语音(音韵)、词汇、语法、文字和诗词写作等方面的知识性短文。这些文章对学好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写好汉字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助补。

吴老已经跨进耄耋之年(近八十岁了)，银发铺顶，刻映着他的风霜岁月。但他并不服老，仍潜心继续做着他的学问，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前年(2002年)由教育部、中央教科所等有关部门组织的中国教育发展论坛组委会特邀他参加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他潜心探讨了我国从中小学到大学的素质教育问题，写了一篇参加研讨会的题为《谈学校素质教育》的文稿(见附录)，提出教育学生的要求：一是培养爱心、学会做人，二是开拓能力，学会创新；建议社会大环境和学校互相配合，互相推动，共同进步。这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和启发作用的。

吴老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现他将散落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部分文章重新整理，结集出版，取名《隅茅集》。“隅”，一角之地也；“茅”，山坡田边的一种名叫“车前草”的小小野草，意即本集的文章并非经典之作，登不了大雅之堂，只默默地在角隅的一席之地土生土长，给大地增添一丁点翠绿而已。集中文章衬映出吴老对学问的执着追求和敬业奉献的精神，对我们的后辈无疑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拜读贤师之作受其感召，特冒昧数句以为序，聊表我们敬师之意。

注：“隅茅”与“愚夫”同音，吴老常谦称“愚蠢之夫”。隅茅集也即音同“愚夫集”。

生 沈茂青

2004年1月

关于汉语动量词的起源

汉语动量词的产生，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汉语词类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从而引起汉语的句法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纷繁变化。但汉语动量词在哪一时代产生？直到目前为止，还有不同的看法，主要的有两种：王力先生认为“在唐代以前，除了‘两次’的意义用‘再’之外，关于行为的称数，一律用数目字加在动词的前面。”到了“唐代以后，表示行为单位的单位词如‘回’‘次’等逐渐出现了。”^①意思是说，汉语动量词的产生是唐代以后才有的事。刘世儒先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汉语动量词至迟在魏晋六朝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或者说已经‘逐渐出现了’。”^②刘先生的意思是，汉语动量词在唐代以前，即魏晋六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同时还强调在汉代尚未产生。史存直先生也证明“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动量词。”^③蒋礼鸿、任铭善先生也有相同看法。^④可见，所谓汉语动量词产生于魏晋六朝时代的看法，在目前来说是相当普遍的。据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汉语动量词产生的时代，还可以远远地推早到上古时代。请看下面例子：

巡 “巡”从周行视察意义引申而来，表示从此到彼周行次数。例如：

(1) 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谏之，三巡数之。

(《左传·桓公十二年》)

成 “成”从“完功、实现”意义引申而来，表示动作完成的次数。例如：

(2) 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脑涂地。

(《吕氏春秋·长攻》)

终 “终”从“终了、结束”意义引申而来，表示奏乐终了的次数。例如：

(3)小乐正立于西阶东，乃歌鹿鸣三终。(《仪礼》卷十七见《十三经注疏》1033页)

(4)大师及少师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群工陪于后，乃管新宫三终。(《仪礼》卷十七见《十三经注疏》1034页)

(5)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礼记·乡饮酒义》卷六十一 见《十三经注疏》1684页)

阙 “阙”同“终”，亦从“终了、结束”意义引申而来，表示奏乐终了的次数。例如：

(6)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乃鼓，车驰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阙，车三发，徒三刺。(《周礼·夏官大司马》见《十三经注疏》上册838页 中华书局1980年版)

(7)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

发 “发”从“发出、射出”意义引申而来，表示射出或放出的次数。例如：

(8)许公为反，遇之，……必使先射，射三发，皆远许为。(《左传·哀公十六年》)

垝 “垝”由锹土意义引申而来，表示锹土的次数。例如：

(9)王耕一垝，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国语·周语》)

匝 “匝”从环绕意义引申而来，表示环绕的次数。例如：

(10)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庄子·秋水》)

例(1)“三巡数之”，意思是(伯嘉)三遍数了楚军的人数。句中“巡”字，同“遍”。早在晋代，杜预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已注作“巡，遍也”。“三巡”，即“三遍”，用在句中动词

“数”之前作状语，表示动作“数”的量。毫无疑问，这个“巡”字，不是一般的动词，而是新生的动量词。此后，“巡”字作为动量词就常有使用。例如：

(11)你可把一巡酒。(《水浒》第三十回)

(12)满斟玉液，连注琼浆，果然都各饮一巡。(《西游记》第五十四回)

例(2)的“成”字，是由“完功”意义引申出来的，原用于指奏乐完了。《周礼·春官·乐师》“凡乐成则告备。”汉代郑玄注云：“成，谓所奏一竟。”贾公彦疏：“云‘成，谓所奏一竟’者，竟则终也。所奏八音俱作，一曲终则为一成，则乐师告备。”这里例句中的“一成”，是指(打击)完了一次，即“(打击)一下”的意思。汉代高诱注云：“一成，一下。”句中“一成”用在“击之”之后作补语，表示动作“击”的量。所以这个“成”字，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下”。它也不是一般的动词，而是已转化为新的动量词。例(3)(4)(5)的“终”，本义为“終了”、“结束”。古代乐章以奏完诗或曲一篇为一终，跟例(2)“成”字意义相似。例(3)的“歌鹿鸣三终”，就是歌鹿鸣诗三遍(或三下)。例(5)的“升歌三终”，唐代孔颖达疏云：“谓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也。”即歌完一篇为一终。所以“歌三终”，也就是“歌完三遍”的意思。例(4)(5)句中的“三终”都用于动词之后作补语，表示动作的量。这个“终”字，相当于“遍”或“下”，也就不是一般的动词，而是纯粹的动量词。这个作为动量词的“终”字，后代仍有使用。例如：

(13)乌乎！使诸读者浏览一终，而即知夫荆宜施鹤方面光复平定之难。(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

例(6)(7)的“阕”，本义是乐终，《礼记·文王世子》：“有司告以乐阕。”(《十三经注疏》下册1410页)奏乐一曲终了就是一阕。跟上例的“终”同义。例(6)的“鼓…三阕”，就是击鼓…三通(或三下)。例(7)的“歌八阕”，就是唱八遍。“三阕”、“八阕”都用于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量，这个“阕”字，也相当于“通”、“遍”或“下”，就不是一般的动

词，而是纯粹的动量词，也有把它作为名量词使用，乐曲一首也称一阙，词曲的上半首称上阙，下半首称下阙。而作为动量词，后代就不用了。例(8)的“发”，本义是“开出”、“放出”，见《尚书·武成》：“发钜桥之粟。”引申为“发出”、“射击”等；又见《战国策·楚策》：“其君好发者，其臣决拾。”句中的“发”，就是射箭。例(8)的“发”，就是由射箭再引申用以表示射出的次数。“射三发”意即箭射三次。“三发”用于动词“射”之后作补语，表示动作的量。这个“发”字并不是作为表示射出动作的动词，因为“三发”前边已有动词“射”，这个“发”字正是纯粹的动量词。但这个作为动量词的“发”，后代并不使用，而把它转作名量词，指称物之数量。例如：

(14) 弓一张，矢四发。(《汉书·匈奴传》)《汉书》注：“服虔曰：‘发，十二矢也。’”意即一发等于十二矢，指箭的数量。今天我们用以指子弹、炮弹的数量，一发子弹就一枚子弹。例(9)的“垆”，即“垆”。许慎《说文》：“畚土谓之垆。”也就是锹土之意思。句中“耕一垆”，就是耕作一锹。“一垆”用在动词“耕”之后，表示动作“耕”的量，这个“垆”字就是纯粹的动量词。正如今天我们说的“砍一刀”、“铲一锹”中用以表示动量的“刀”、“锹”作用一样。例(10)的“匝”，本义是“环绕”、“周偏”。句中的“数匝”，是指环绕的次数，用在“围之”后面，正表示动作“围”的量。“围之数匝”，即“围之数遍”或“围之数周”。“匝”相当于“遍”或“周”，所以也不是一般的动词，而是纯粹的动量词。这个动量词，汉代以后仍有使用，但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再讨论。

上面是我们看到的先秦时代的动量词材料，可能会有遗漏。但已足以为凭，说明汉语动量词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了。

我们再看看汉代的语言材料，是不是一般所说的汉语动量词还没有产生？

遍 “遍”从遍及意义引申而来，表示从头到尾经历次数。例如：

- (1)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刘向《说苑·敬慎》见《百子全书》卷一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一版)

通 “通”从通彻意义引申而来，表示从此到彼通彻次数。

例如：

- (2)孟尝君将西入秦，宾客谏之百通。则不听也。(刘向《说苑·正谏》见《百子全书》卷一)
- (3)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
(《乐府诗集·焦仲卿妻》)

下 “下”从向下意义引申而来，表示撞打次数。例如：

- (4)莽立戟行视，亲举筑三下。(《汉书·王莽传》)

回 “回”从转回意义引申而来，表示动作往来次数。例

如：

- (5)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乐府诗集·古八变歌》又见郑文《汉诗笺注》5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第一版)
- (6)不复出场戏，踢场生青草，试作两三回，踢场方就好。
(《乐府诗集·江陵乐》)

匝 例如：

- (7)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史记·高祖纪》)
- (8)沛公引兵围宛三匝，南阳守欲自杀。(刘向《新序·善谋》见《百子全书》卷一)
- (9)羽闻之，…围汉王三匝。(《汉书·高帝纪》)
- (10)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短歌行》见《乐府诗集》)

例(1)的“三遍”，是指从头到尾诵读的次数，也就是动作经历的次数。在句中用在动词“诵”之后作补语，表示动作“诵”的量。这个“遍”字从魏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为汉语词汇中的一个基本词。例如：

(11)最好春秋左传，及为牧守，常自课读之，月常一遍。

(《三国志·魏·贾逵传》注引魏略)

(12)崔宁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宋话本)

“遍”字开始作为表示诵读的量，后来发展作为“叩齿二七遍”、“来迎万遍”的量，是“遍”字以后使用范围的扩大。例(2)(3)的“通”，指从头到尾通彻的次数，跟动量词“遍”意义相近。例(2)“谏之百通”也即“谏之百遍”，例(3)“事事四五通”，也即“事事四五遍”。所以这个“通”字也不是一般的动词，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动量词。刘世儒先生认为到魏晋时代才出现作为动量词的“通”字，本指“击鼓的一定次数”。^⑤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说，击鼓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那末，魏晋时代表示击鼓次数的“通”和汉代表示通彻次数的“通”是怎样的关系呢？虽然现代汉语同样可用“次”或“下”去替代，“击鼓若干通”可说“击鼓若干次”或“击鼓若干下”，“谏之百通”可说“谏之百次”。但在汉魏时代，它们用法之间的来龙去脉是说不清楚的。我们不能说“谏之百通”的“通”是从本指“击鼓若干通”的“通”引申出来的吧。相信汉代可能会有“击鼓若干通”的说法。例(4)的“下”和例(5)(6)的“回”，都是明显的动量词用法，不必多说。问题较多的是“匝(𠂔)”字，一般把它当作动词或名量词。刘世儒先生认为在汉代使用的“𠂔”是量词，但不是动量词。那末就是名量词了。刘先生认为《史记》的“围苑城三𠂔”跟现代汉语“围了一个大圈子”性质一样。^⑥那末，这个“𠂔”自然是名量词了。“𠂔”的本义，《说文》说到：“𠂔，周也。从反出而𠂔也。”段注：“反出，倒之也。凡物顺逆往复，则周偏矣。”“𠂔”有“周偏、环绕”意义，一般用作动词或形容词(如“清渠匝庭堂，出门仍灌田。”元结《招陶别驾家阳华作》见《元次山集》四)。各例句中的“𠂔”是从“周偏、环绕”意义引申而来的，表示从此到彼环绕次数，同“周”或“遍”，用以表示动作的量。可以把各例句中的“𠂔”

(匝)改为“周”或“遍”，句意并不改变。其次，在刘先生的文章里，认为汉代的“币”是名量，魏晋以后才发展为动量，也举了曹操《短歌行》诗句为例。我们把曹操这一诗句跟司马迁、刘向、班固的例句列在一起，都同属于汉代的语言现象。司马迁、刘向是前汉时人，班固是后汉时人。曹操呢？似乎有争议，严格来讲，曹操应是后汉末期人。他写的《短歌行》正是后汉末年。司马迁、刘向、班固例句中的“币”是一脉相承的，而班固、曹操都是后汉时人，为什么班固句中的“币”是名量，到曹操句中却变成了动量呢？其实，这几个句子中的“币”性质相同，语法功能也相同，分开来讲不清楚。是不是因为前三例写的是人，所以是名量，后一例写的是鸟，所以是动量呢？这个“币”字，到了魏晋时代不仅用于指物，同样也用于指人（见《高僧传·义解篇》：“弟子法期，见神人乘马，著青单衣，绕山一币，还示造塔之处”）。所以用不着去作不必要的划分（对魏晋以后的“币”，刘先生同意不作区分）。到了唐宋时代。这个“币”字作为动量词就看得更清楚了。如“不觉蜘蛛在于其上，团团结就，百匝千遭，蝴蝶被裹在于其中，万计无由出得。”（《敦煌变文集·张仪潮变文》上集 181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句中“匝”和“遭”并用，同样表示环绕的次数，毫无疑问，都是动量词。

上列各例句出自刘向《说苑》、《新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汉乐府诗等，不可否认，这些著作都是经过历史印证了的真正的汉代文献资料，不是伪书。这些例子完全可以说明：汉语动量词从先秦时代出现后，到汉代仍继续使用着，并且有所发展，动量词的使用范围扩大了，同时还有新的动量词出现。

在上面列举的经史子集著作里，表示动量的方式主要的仍然是沿袭着先秦时代把数词放在动词的前面，使用动量词的很少。汉乐府诗是民间作品，是用当时群众口语写的；今天汉代乐府诗篇留传下来的并不多，但其中动量词的用例就有三个。可以肯定，

汉语动量词首先是在群众口语中出现的，并且在群众口语中流行使用，致使那些文人学者的著作里也不可避免地夹杂进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代用口语写下来的小说或杂记，几乎散失不存，否则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动量词的使用。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动量词“遍”，王力先生认为是唐代才使用，^⑦刘世儒先生却认为是六朝的产物，还曾强调汉代并没有出现；^⑧动量词“通”、“匝”、“下”等刘先生证明是魏晋南北朝才开始使用；动量词“回”，刘先生在《汉语动量词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在六朝时代也还没有从名量中或一般的动词中分化出来；^⑨可是这几个动量词都在汉代找到了。

也许会认为这些例子不多，还不能说明动量词就在先秦时代产生，“况且动量词在汉代还没有形成为一种语法范畴。”^⑩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产生，一开始总是少量的，之后才逐步发展到普遍出现。只要是事实，就不能不给以肯定。动量词在产生时虽然数量不多，但确实已经出现了，这是不可怀疑的客观存在。至于有没有形成为一种语法范畴？我们认为，在这些例句中的动量词就是一种语法范畴，是刚刚新生的一种语法范畴：它常跟数词结合，用在动词之前或之后充当状语或补语，表示动作的量。一种新生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或初期阶段，就要求数量很多，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况且它的出现，不只是在某个作者某一著作里偶尔出现的个别例子，而是在好几个作者好几部著作里都有存在，这就不能不考虑它的普遍意义了。

动量词是怎么由来的？一般从动词或形容词分化出来。先秦时代用的“巡”字，本义是“周行视察”，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王巡三军。”句中的“巡”就是动词。引申为周行的次数，跟“遍”同，成为动量词。后来使用范围扩大，指饮酒的次数，如“酒过三巡”。又如“成”字，本义为“完功、实现”。如《论语·子张》：“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句中的“成”就是动词。引申为完功的次数，成为动量词。其余的“终”、“阅”、“发”、“匝”等，原来也都是一般的动词，后来用于表示动作的量，转化为动量词。又如汉代新出现的“遍”字，本义为“周

徧”，同“徧”。《荀子·性恶》：“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句中的“徧”，可以理解为形容词或动词，即“完全、遍及”之意。从“周徧”意义引申为从头到尾经历完毕的次数，如从头到尾读完一次为一遍。至于“通”字，本义为“通达”，即从此到彼，中间没有阻隔，由此引申为“畅通”、“透彻”、“流通”、“交往”等义。再引申为从此到彼透彻的次数，表示动量，成为动量词。这个“通”字，又可用作名量词，那是另一个词了。其余的“下”、“回”等，原来也都是动词，后来转化为动量词，这里就不必多说了。从动词转化为动量词，那是顺乎自然的发展趋向。原来表示动量的方式是把数词直接加在动词之前，从而形成了一种常用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到今天在某种语言场合中仍有使用，如“三上三下”、“一来一往”等）。当这种表达形式中的动词发生弱化，而在它的前面或后面另有表示动作的动词时，这个弱化了动词就转化成为动量词。动量词一出现，就表现出它的强大活力，不仅仅像一贯那样表示动量的词用在动词前作状语，还可以用在动词后当补语，并引起句子结构内部的多样变化。

附注：

①王力《汉语史稿》中册 244—245 页

②刘世儒《汉语动量词的起源》载《中国语文》1959 年第 6 期

③史存直《汉语语法史纲要》96—98 页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6 年第一版

④蒋礼鸿、任铭善《古汉语通论》235—236 页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第一版

⑤刘世儒《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研究》载《中国语文》1962 年第 4 期 158 页

⑥见⑤ 159 页注③

⑦同①

⑧见⑤ 156 页注⑥

⑨在《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研究》一文中却承认已在六朝中产生

⑩同⑥

（本文曾于 1987 年 12 月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学术年会上宣读过，后经修改而成。）